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一

凡

卷九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與

周南卽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

毛詩小雅

○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

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

之迹故謂之正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

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卅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里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

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
宮在焉懿王覽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
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
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令將率則文王時未
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
而繫之豐者以其爲雅詩者卽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
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
鎬京尚在故亦摠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
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
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
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
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
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
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
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
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
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
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
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
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棧樸思齊皇矣靈臺

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爲盛大雅以盛爲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爲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綿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旣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卽是能官其人故次棧樸也旣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棧樸之下旣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旣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旣聖能代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縣與旱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旣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綿云文王厥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

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棧樸云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竝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爲先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爲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卽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

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睦燕
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
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
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
采薇遣成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
率後秣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事繼之以文
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
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
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
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
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
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卽爲
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
三篇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
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
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
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
是事重爲常歌故以爲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
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
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秣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

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
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
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末遷
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
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
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
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
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祇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
謚或當時卽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
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會無
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
爲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
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
以作之先後爲次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爲異乎且就檢其
事亦不然矣縣有伐昆夷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
事而在小雅縣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
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縣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
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大雅之體
述小政爲小雅之體以政與名以體定體旣不同雅有大
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

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可
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
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
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
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
下而上是逆也爲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
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
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卽縣
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卽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
者卽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
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
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故知生民爲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旣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
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
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
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
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
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諡焉由庚旣爲周公

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詩也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上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爲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爲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爲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爲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洞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蒞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夫

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襄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爲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爲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爲行葦言成王爲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劉云成王將蒞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爲之歌大雅服

虞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旣醉鳧鷖爲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旣醉之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爲武王詩乎卽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爲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旣說二雅爲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

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
飲酒云乃合樂闕雖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
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爲鄉樂鄉飲酒
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
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爲鄉樂矣左傳晉爲穆叔
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旣定爲鄉樂
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
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
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已樂而穆
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爲用天
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
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
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
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
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於
是明矣自然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爲天子之
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
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
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

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
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
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祀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
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此不言
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
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
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
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
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
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貢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工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爲肄業及之
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賜使臣敢不
拜既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
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
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

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
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
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
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
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爲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
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
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
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
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
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
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
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
公則爲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
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爲元侯則其餘侯伯
爲次國子男爲小國非元侯也故摠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
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
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
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
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
於諸侯摠次國小國爲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

則亦揔次國小國爲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
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
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
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
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
不歌四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
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
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四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
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
合鄉樂。正義曰燕祀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祀
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爲文
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祀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
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
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
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旣言天子
饗元侯歌四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
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
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四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爲上
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
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

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
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
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爲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
頌矣而謂饗元侯爲天子取者詩爲樂王者盡用之但鄭
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爲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
四夏爲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爲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
爲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
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交與天子燕羣
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爲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
爲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旣以等差定之使
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
禮之注盡論詩爲樂章之意旣以風爲鄉樂小雅爲諸侯之
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欲明
雅頌盡爲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
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卽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
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
臣子合鄉樂爲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
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爲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四夏
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
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爲別者以穆叔

日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爲兩君相見之
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
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
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爲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
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
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旣飲食之箋云飲之
而有幣酬卽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
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
相爲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
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
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
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
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爲
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爲
差不由饗燕爲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
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
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
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
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